



撰述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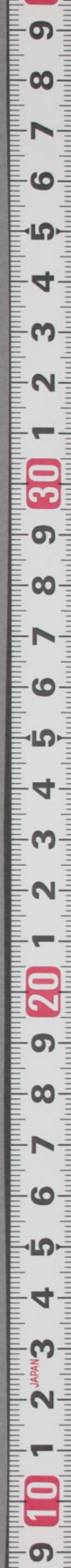
拾遺三寶感應傳

卷之二



拾遺三寶

千厓文庫
文庫24
A 589
2



第24
A589
2

三緣山會

起和館藏書

摺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三

打睡菴主云光輯



宋 彭子喬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沉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嘗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作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頂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雙械



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經四五日而蒙釋放出太平廣記

釋慧和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常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下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畧因被笞掠

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便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出冥祥記

釋智達

宋沙門智達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月稍還至三日且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輦也言卒而輦至達既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及所乘輦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

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傲牀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柱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歛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敕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蹙關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是是矣

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闇聲壯久靖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挾挾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人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挾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焦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鑊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

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
 替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
 復見唯觀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
 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
 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
 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出冥
祥記

道溫法師

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溫居在秣陵縣既見
 皇太后獻鑿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襟至境固
 以聲藻震中事靈梵表迺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
 普賢彩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講齋訖今

月八日親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
 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觀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
 貌秀發舉眾矚目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
 曰名慧明問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
 不見闔堂驚覓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貴幽應攸闡
 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
 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
 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
 龍飛之室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華日月故以慧
 明為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為寺稱神
 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識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

以詮天休

出冥祥記

沙門道罔

宋沙門釋道罔扶風好時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為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罔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眾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時眾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

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罔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師時司空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罔寓居焉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道罔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昇車俄而至郡後沈橋見一貴人著帙被篋布單衣坐牀素織形似華蓋鹵簿從衛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罔驚曰行般舟道人精心遠詣旨欲知其處耳何故將來即遣人引送罔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扣喚久之寺內諸僧咸驚相報告開門內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關之

出冥祥記

陳安居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
 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且夕齋戒後伯
 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
 求淫響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為歌
 神之曲迷悶昏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
 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齧截四體乃就
 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
 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殮至七日夜守視之者
 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颺衣動衾於是而蘇有聲家人
 初懼屍斃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末求飲漿家人
 嘉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

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
 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
 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
 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
 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刺紆
 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
 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
 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
 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植小
 福故暫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
 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

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畧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奸之遂棄本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者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姪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

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婦寤已卽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母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到赤官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罪詈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誑無罪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

居出至閭局司云君可拔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
 名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
 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
 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
 某君還為吾致意波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
 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
 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
 過偷過有徒適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
 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父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
 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
 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

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踏於屍脚上安居既愈
 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
 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亡說所聞
 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
 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
 十三焉出冥祥記

齊僧欽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
 占云年不過三十六父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
 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
 祈彌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

福力猛盛魔魁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
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
數當為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
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為此郎祈禱蒙益兩
算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
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
出真

趙習

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疾病經時憂
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
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刺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

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
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出真 祥記

程德度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度為衛軍臨川
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鸛巢夜見屋裏忽然自明
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
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德度甚祕
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
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
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
出真 祥記

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迹而不覩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若村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即頓卧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群山備觀鬼怪未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

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為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為白足阿練也甚為魏虜所敬虜主主事為師胡既奉此諫於其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胡大驚與叙乖闊問何時來二僧荅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說往日嵩山所見衆

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
未有長安僧釋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出真
報記

鄭鮮之

宋尚書僕射榮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
都夕暴亡乃靈語著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
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駐數年耳
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
勝貴多皆聞云出真
報記

沙門僧規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北縣常
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

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間門巷間曉
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
咀僧規規因頓卧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
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
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
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
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
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
品數或有十解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
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
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

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
 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
 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
 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
 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
 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辨之監執
 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
 板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
 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
 宮經見踐歷畧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

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
 小鬼橫收捕也規替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
 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
 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辨爾可作八關齋
 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
 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
 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
 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
 而去

出冥
祥記

釋曇典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算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蘓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

出真祥記

郭銓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塔南陽劉疑之家車衛甚盛謂

疑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塔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荅云可歸吾舍惓然復沒疑之即狼狽供辨會畢有人稱銓信與疑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出真祥記

蔣小德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丘州刺史朱循時為聽事監帥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與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蘓活言

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敕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喜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且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

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女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出冥祥記

沙門竺慧熾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率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謂賢君且食肉美不賢云美熾云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誓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蘊具說其事

出冥祥記

沙門慧遠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悉見黃遷在焉眾稱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云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旦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眾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

多寶志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眾僧有聞見不眾自不覺異也珣云空中有奏樂聲馨烟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眾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

出真祥記

韓徽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精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鉄木竟體針

楷甚嚴須者畢情黨將悉誅滅微惶迫無計待斯而
已微本曾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
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宅之聲已
而視其鎖鏗然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
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鏢微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
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
感卽免釋之微今尚在勤業殊至

出冥
祥記

尼慧木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
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往
禮拜觀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

地木又於夜中卧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
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
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犬木母謂其駭驚
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恒嚼哺飴母為以過
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
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
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緋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
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祕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
知乃誑誘之曰汝為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
訪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
聞其道德稱往為狎方便請問乃為具說木後與同

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
木竟不荅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
安養國見佛為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即覺甚追
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

出冥
祥記

羅與妻費氏

宋羅與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為寧州刺史費少而
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得痛忽苦心疼闔
門惶懼屬續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
不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窓中
援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
亦聞香氣與從妹於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

與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出述
異記

趙泰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進典籍鄉
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
心痛而死心上微煖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
如雷鳴眼開索水飲訖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
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
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鉄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
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主吏著皂
單衫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
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

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過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
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辭恒遣六師督錄使者常在
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
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
安穩無為泰咨一無所為上不犯惡斷問都竟使為
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
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水官都督總知
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犁地獄男子六
千人有火樹縱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樹
上然火其下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
呪詛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泰見父母及一弟在

此獄中涕泣見二人賫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其
家事佛為有寺中懸幡蓋燒香轉法華經呪願救解
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開
光大舍有三重黑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門見
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獅子併伏象一金玉牀云
名獅子之座見一大人身可長丈餘姿顏金色項有
日光坐此牀上沙門立侍甚眾四坐名真人菩薩見
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
下度人之師便聞佛言今欲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
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時
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

一城云縱廣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云生來不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變報入北門見數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廣五十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受是變身形之路從其所趨去殺者云當作蜂蟻蟲朝生夕死若為人常短命偷盜者為猪羊身屠肉償人淫逸者作鵝鷺蛇身惡舌者作鴟鵂鷓鷃惡聲人間皆呪令死抵債者為驢馬牛魚鱉之屬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戶南向孚從北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瓦屋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為善當在鬼趣千歲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有五千

餘步名為地中罰謫者不耳苦痛男女五六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秦叩頭啼哭秦按行畢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卿無罪故相免為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秦問人生何以為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法其過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何故死來使開滕檢年紀之籍云有筭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及弟懸幡蓋誦法華經作福也

出幽真錄

謝晦

宋尚書謝晦為荊州刺史謂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

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冥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文餘容姿甚偉厲聲嘆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竝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瘡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出辨 正論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無以為衣智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

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如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報也旬餘而死

出真 祥記

王襲之

宋吳興太守琅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性好賓客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翫之夜忽夢鵝曰銜一卷經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且果見乃是佛經因是不敢宰殺篤信過人

出辨 正論

周宗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之乃出杜貸食其一人羸病等輩皆輕之獨不得分與既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出冥祥記

沉僧復

宋吳興沉僧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本寺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復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舡

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復具見其事出冥祥記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為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呼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痂遍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

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
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怨今無復餘
物唯衣被羶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者
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
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
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眾
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
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已來
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眾僧哀憐救護
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
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

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記

唐文伯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
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
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
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
寶帶四枚乃盜取為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
始起腰帶處出冥祥記

命氏二女

宋命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
年九歲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

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
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
五日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徑飄上天父
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
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
為吾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
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
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誦經夕中每有五
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
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刺史章朗就里並迎供
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於是溪里皆知奉法出冥
祥記

仇那跋摩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
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
高莫與為比慧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
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
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
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頓而跋摩席華鮮榮
若初於是京師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
八日率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歛衽叉手乃經信宿
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浚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
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烟京師赴會

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布遠屍而去同集成觀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

出真祥記

宋琰

宋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齟齬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

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計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觀者十餘人于時幼少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秦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荆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遊蹟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處其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遂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為得之見將至寺

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眾小像中的的分明
詰且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為開殿果見此
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
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修復其事
有感深懷以此徵覲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
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斷圖續類形相者爰
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真
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楮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
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刻由容好而能然
也故沉石浮波實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錄彭宋
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哲允歸目從

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出冥祥記

釋慧嚴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
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
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
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眾藏之宗何得以君璫思
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
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
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
驚覺失措未及申且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
舍釋道儼具所請聞也出冥祥記

釋慧全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復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窻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云闍黎可見信來因云闍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闍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耶全於是設會弟子又云可以僧伽梨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

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曰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出冥祥記

胡庇之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屨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

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猛
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
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
甚痛庇之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
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
於前明年丞解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
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為吃監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
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
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
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

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
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沉公所為此解本是沉
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大過乃至罵
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
天曹沉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
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
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
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沉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
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
情故相白也

出述
異記

南北

盧景裕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間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

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儒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淨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

沙門道惲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出北史儒

崔浩

南北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披錄國書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勅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

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賊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懼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塔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

置檻內送於城南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俊至是而族出北史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三 終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四

打睡菴主玄光輯

梁

陶弘景 付釋寶誌

陶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鄖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中又獻二丹其一為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

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鞋冠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且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稱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

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大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嚙啗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

康獄且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
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
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啟
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
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
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
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
所至了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
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
且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爵
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闍人徐龍駒

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
數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
筆雖剃鬚髮而常冠下帽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
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齋綿帽供
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謂
人曰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
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
覺云出南史

阿育王塔

梁天監十六年扶南王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
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

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

梁書作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

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

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梁書作高祖改造阿育王佛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眾僧以手伸之隨

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

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

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梁書作高祖

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鉄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

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吳

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

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梁書作初

度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梁書作程

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

大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

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梁書作猶暖其家未敢便

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

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梁書有觀世音

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

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

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

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

異氣梁書有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
 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
 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鉄函函中梁書有有銀函函
 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
 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
 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是武帝梁書作高祖所開者也
 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
 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梁書有至石磔磔下有石函
 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坵坵內有金鏤鬘盛三舍利如
 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梁書有有瑠璃椀椀內得四
 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

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
 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
 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梁書有中而止帝問大僧
 正慧念曰梁書作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
 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
 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
 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梁書作京師傾屬
 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
 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礙大會
 豎二刹各以金鬘次玉鬘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
 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

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
 二日寺僧又講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
 光明敕鎮東梁書有將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
 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
 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
 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
 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梁書有括視得金
 像無有光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
 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梁書有至寺悝因
 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嘗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

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梁書作張係世於海口忽見
 有銅華趺浮出梁書有水上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
 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
 之採珠没水梁書有底得佛光燄梁書交州梁書有
 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
 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
 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
 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
 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
 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
 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

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其衣像即轉坐
放光回身西向明且便許摸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
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
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
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
奘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丹青之工一時
冠絕見南史列傳六十八

又東坡舍利塔記畧曰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
熏修所成其滅後百年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
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請邪舍
尊者放光遺神光所止處布於天下禹貢荒服之內

凡十九所而四明鄞山當其一自晉迄今歷千九十
七年為阿育王寺大康中獵人劉薩訶病死見梵僧
指往會稽舍利塔處懺悔乃甦因與僧惠連至會稽
竭誠偏禱一夕間鐘聲隱隱響地中又一宿聲漸近
暹明寶塔湧出地上于是諸天華雨萬姓歡欣其塔
高尺有四寸廣七寸體質殊異莫辨其何物中懸小
金磬覆如蓋徑可寸許舍利綴於磬之中圓轉不定
初見似水晶珠其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加大如瓜
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不可迫而視之或見如
大桐子白色或見如椒豆大青色或無所見由晉梁
唐宋皆有名刻其事甚奇姑據其畧云

又明碑銘曰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鄧山昔在周厲王時東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于四天下而鄧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爲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于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鄧山忽聞地下鐘聲慧達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于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

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未嚴斲木爲浮圖三成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爲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譽改浮圖爲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蠲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于開元寺鄧山僧愬于觀察判官蒯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鏊等迎塔作禮明年正

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為
九成第三成寘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
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
藻飾有加焉中龕禱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璣以
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為
額拓為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宜密素公始可考見宜
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
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構宸奎閣蘓文忠
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
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
寺為舍利所宅親灑宸翰賜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

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
川奔濤湧而食或弗繼乃于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
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續承
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
孟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
用黃金為塔而藏寶塔于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
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
利現于塔顛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
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于塔所妙智再傳至佛
照光公緇錫全集不減于昔時盡鬻賜賚之貨市田
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

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
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卽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
異卽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
石爲塔者三列于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
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
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
集僧尼十萬于禁庭大廟青宮及諸官署建十六壇
場香燈華幡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
光從壇發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
光東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
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繒詔浙江省臣郡長吏增治舍

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
書從事未曾幾何覺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
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
學爲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三
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窻光公寺復新
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
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間黃文
獻公潛爲之作記雪窻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
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笑隱訢公法子入我
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
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

十年宗綱不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與公築黃賢塘得田三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葺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廬為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于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卽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禰室則出于比丘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

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妥妥之其在震且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啟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颺旋霆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照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寂寥之時熾然

建立金碧燦爛于水光山色間。溯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于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折鮮華誘之。輒二紅蟹。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其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二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神唾之。遂病癩。雖悔不差。出辨正論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

該綜。緯候書射碁弄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入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款詵。詵務之。乃以書貨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曰。吾矜天下無罪。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

內立道場環繞禮讖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
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
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
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
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
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
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摠
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
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日送之謂劉之遴曰荆
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
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

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
入長安出南史

蕭瑀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
令封宋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
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寘於
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
脫守者失色復爲著至殿前獨省瑀二人卽重罰因
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爲之
高三尺感一鍤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獲舍利百
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向西而去出報應記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
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
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
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一東門一城蓋
斃置其首于西明門外為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
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
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侯之景謂
子悅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
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
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

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
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
鹹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
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出廣古今

記五行

阿專師

梁侯景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專師
多在州市間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
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鬪爭喧囂
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日夜觸他長幼
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解救將去

其家兄弟明且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
 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
 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師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
 擊牆口唱叱叱所騎之牆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
 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臾
 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
 所終出廣古今
五行記

魏

惠凝

元魏時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還活云聞
 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事有比丘

五人同閱一比丘云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昇
 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十卷
 亦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
 嚴領衆千人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
 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
 謨最曰貧身立道已來唯好講經實不諳誦閻羅王
 令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
 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
 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
 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
 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財物貪心既起便

是三毒不出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
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先曾作
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
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
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
時魏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
寶明等寺城東有寶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
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并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
明等皆寶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堂在殿中供養
之詔不聽持經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財物造經像
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以後京邑

之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出洛陽記

五侯寺僧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
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出太平廣記

釋志湛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街草寺省
事少言人鳥不亂恒誦法華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
武帝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
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
還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汗今猶在焉出侯君素集

孫敬德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
 自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
 誦救生觀世音千遍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
 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
 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觀其家觀音像項有刃迹
 三救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
 陳秦趙國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得救者不
 可勝紀出真

盧光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辨之弟也性溫謹博覽
 群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

褐司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
 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大祖歲禮
 之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
 中專掌書記十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
 右丞出為華州長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
 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
 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
 夫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戶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
 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為長史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
 詔光監營宗廟既成增邑四百戶出為虞州刺史尋

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安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

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出周書

後魏閹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敕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出侯君素旌異記

靈隱寺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

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眄寶寶飾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之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門房竝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

講會各各居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於尚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者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焉

出侯君素旌異記

釋僧護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尺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

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拘
 舉之始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造移置
 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
 獨不變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僧
 以瓦木土壑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
 者曰吾患捐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
 即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
 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

出太平廣記

釋弘明

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負苦有戒節止山
 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

則水親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每明坐禪

虎常伏於室內

出太平廣記

沙門法尚

齊武帝時東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鮮
 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
 者舌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者
 圍繞誦經纔發聲其脣舌一時鼓動見者毛豎以事
 奏聞詔石函緘之

出太平廣記

建安王

齊建安王患瘡念觀音不息夜夢見觀音手為傳藥
 明日瘡愈

出感應傳

梁氏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厯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初不覺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門經宿見亡主被鏹兵衛引入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與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聞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厯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斛官曰更將去厯取一斛六斛主則被牽出竟不得言明且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入官問得脂手對曰不得

官問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吏白官請放奴官即令放與主俱出門主遺傳語妻子曰賴汝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出真報拾遺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謔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眾圍繞之因大呼以手

指胸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秃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師先于眾人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秃師盪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秃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寺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華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秃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眾共開塚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

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眾詣寺觀之秃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秃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秃師首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出廣古今五行記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趨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負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于此無還

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取神因操鉢舉七以筋視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荅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彊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因入殿中橫踞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

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千里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所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自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在谷口禪師呪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闐觸摧

折續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功長者云。出紀聞及朝野僉載

竟陵王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出辨正論

釋慧進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出祥異記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沉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

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
 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
 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烏自時厥後昌胤
 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
 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祕
 書監博極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梁雍二
 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
 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祕書監征
 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
 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

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
 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
 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
 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
 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幼而
 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
 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敢二親覺知若得魚
 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
 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
 誦為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

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
 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
 夙夜匪懈僧使眾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
 堯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
 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倏然自若徐
 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拘欄二尼便聞殿
 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
 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
 于屋語云忽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

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
 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
 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
 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
 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辨夜即夢見
 鷓鴣鵲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
 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
 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
 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翬水自然香如水園
 香氣溢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
 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

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
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
躬豈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
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
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
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卽受戒日淨翬水
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
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
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
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
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

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
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冥默者以宋大
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浚崇三寶敬仰
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饗食忘飢躬執泥瓦盡
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
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
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
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竝親瞻覩招納同住十
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
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
訖攝心運想卽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法羅

一云毘喏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做於是遠近尼僧竝相做數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干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荅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桶杓作聲如用水法

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幡華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愒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

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
 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
 上幡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
 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
 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
 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
 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
 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
 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
 開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不自見

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
 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
 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
 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
 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荅云法師丈夫又弘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
 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
 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
 為治無益漸就綿惓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
 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
 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隊簷鼓旗幡也至

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現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自有一琉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現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斫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斫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問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

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現率天取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毘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後周

張元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懼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

撰述 推道三皇及何者之四
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燿
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辛勤至七
日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
也三日後祖目必瘥元於夢中喜躍驚覺乃徧告家
人三日祖目果瘥事出周書

武帝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
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
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嘗
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
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

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
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
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
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
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
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為白團也儀同即
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
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
人皆牛頭人身帝已卧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
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
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

同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
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
也於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
公親見聞時節歸家具說出真報記

陳

張氏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
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
現高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出辨正論

嚴恭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

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
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
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
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
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
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
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
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
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
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且
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

由恭恭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龍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龍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為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為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官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為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

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由真報記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四 終

合錄三寶恩恩傳卷之四

四

人士並悉味奉

聖人誠心憂念其家民今為國不己以邑共與京師
與其業則幸益相至云其官自與德人最去奉聖
學不與而後其共利與故也非一聞皇末恭承不務
其德也發德恩一人持發三千發其日規其買論言
其商人獲其美其味其而尚成其其其味至而買

